

有所為有所不為

黃光男

台灣藝術大學校長

摘要

關鍵字：傅狷夫、水墨畫、傳承

一

在幾次的研討會中，有機會表達當前水墨畫的文人性格剖析，而不知除了時間僥倖外，就是學力未逮，尚需研修。但在傅狷夫教授藝術研討會上，不得不略為說明他的文人性格對水墨畫創作的影響。

對於他的生平故事，或許有更多的人潛心研究，在此略去繁冗文字。僅就他的畫與他的人格修養提出一些觀點，應該就明白文人性格與水墨畫的關係。

個人在近四十年親炙他的教澤，深深不解他為何在對大陸開放與為何沒有回杭州看看故鄉情況、至少也得到他的畫友聚合處西泠畫室看看。除了猜測他年事已高，家鄉已沒有至親的人外，應該是傳統中的「近鄉情怯」或是「清風明月無人管，并作南來一味涼」的滄苦，這種心情正是文人志節的苦，也是所堅持的志氣。

然人生多少歲月，固然不能免去世俗，也得學習「梅子黃時日日晴，小溪泛盡卻山行」的適性，於是他上班、工作、家庭、公務依然隨俗，除了教育孩子外，如何在社會急促發展中，有個較為理想的生活，是他考慮的重點。於是在興緻的堅持下，把繪畫視為生命的寄託處，繼續在抗戰期間已展開的嶄崑磊落性格，植入繪畫的特質重現，並且承繼傳統之餘，如何掌握時代現實的水墨畫創作。

二

當然在中國繪畫美學與現實生活之間的聯結，是需要一種文化敏感度的，換言之，畫家創作過程中，必然有三個重要條件，其一是學問見解的深度如何；其二是才情活潑度的展現；其三是時代的感應度的刻記。關於這些條件，傅狷夫教授早已有傑出的表現，例如他對於傳統文藝美學的理解與詮釋，或是對於新視覺、新感應的技法，或是創新的風格，均已受到藝壇的推崇，是台灣水墨畫家的宗師。相關他的成就，眾多學者已闡述清楚，本次演講略而不談。但其畫格人格依附的關係，則需再贅述一些觀點。或許這些意見，也是他之所以成為宗師的原因之一。

其一「靜」，他並不喜歡熱鬧的場合，卻喜歡促膝長談的朋友，也包括學生，這也是他常說不喜歡應酬，而喜歡思考氛圍的為人方式，之所以有這樣的想法與行動，可能是傳統教養的關係。古訓的「定、靜、安、慮、得」對他影響是巨大

的，甚至是人生追求的價值觀，所以不苟言笑，凡事講究效率與秩序，甚至循著「志於道、據於德、依於仁、游於藝」的軌道進行，達到「興於詩、立於禮、成於樂」的境界。

這種認知行動，傅教授「以靜制動」的過程，往往是思考多於活動，簡約多於繁複，不論他上山觀覽風景，或是在岸澗迎浪呼風，是個不折不扣的「登高山則情滿於山，入瀛海則意溢於海」的澎湃心情，其化入筆端的「動之靜」，靜者，純粹的情意沉澱，也是人格的內在修為。傅教授完善表現在水墨畫創作上。

這是力行數十年的規律，畫作如此，人生亦復如此。所以當我每次看他在畫桌上沉思時，就有倡議多運動的想法，約莫在他六十歲時進諫，請他多運動，七十歲、八十歲也曾提議過，他沒有表示意見，只是笑笑。直到九十歲我到舊金山看他，也勸他多運動運動，此時他示意他背後收藏品，二千餘件烏龜藝品，並說：「烏龜有運動嗎？」，我一時語塞，答不出話來，才體悟老師的養生法，原來是「龜息」調節法，是靜中之動，而表現在外的是動中之靜啊！

這種不急躁、不浮誇的言行，直指「萬物靜觀皆自得，四時佳色與人同」的核心，是他在「靜穆」中的人格投射，他的畫面充滿了天人感應的意涵。

其二是「隱」對傅教授來說，有幾個特點說明「隱」藏性的才能。例如他為了表現台灣的山嵐雲氣，便揮日到塔山、阿里山登高攬勝，竟日注視山巒氣勢與風雲變化，有四季之變、有陰陽之異，雖有古人的「春山如美、夏山如怒、秋山如妝、冬山如睡」之論，但他則說春雲恬淡、夏雲湧柱、秋雲迷濛、冬雲濕潤的現象，是台灣高山靈氣；又一個人到北海岸，觀濤於八里、野柳之間，「物色之動，心亦搖焉」的領悟，造景造境的方法，即是「寫生」觀念的活化絕對在「圖象」的特徵，隱注意象的豐富。

中國山水畫，素有見山不是山的反芻，但終究還是山水時，山水畫的意象已不是原有的風景，它所營造的美感，是理性與感性斟酌的結果，也就是說，仁者樂山，智者樂水的知性合一，理哲穿情。這種山水畫，必然是作者的眼界、情思與理想，如李成的寒林，范寬的丘壑，郭熙的靈秀等等，是作者的個性也是作者心中之景的反射。所以有畫格、人格的討論。

傅狷夫教授之所以「狷」者，有所為有所不為，在他的畫面往往是把主觀意識注入在客體的形質，「隱」藏著動中之靜的美學主張。把中國知識份子追求自然、營造心神的修養投射在作品上。

他畫作中的詩句撰題、或借文舒懷的「文氣」，是台灣水墨畫創作者中最具「隱性」的一位，雖然他借前人詩詞表志，但吟詩作對的興致，具有文人作風者，

亦屬傅教授的專長。更具體的說，傅教授的學習力與創作力，是全面的也是隱性的積極儲備力量。我曾看他致力學習畫鶴的情況，好奇地請示觀賞，他說尚未有心得，日後再酌。一直到他辭世，仍未見他的「鶴畫」展示。勵生說應有百餘張的試稿，有些是仿作，有些是試作，但是否與他用筆的老辣枯勁，運筆當如飛的書法筆勁有關，則有待考察。

其三是「脫」，鄭板橋曾說人生之苦難，就是因為推脫不出去，才有無限的煩惱，倘若人人可推脫得開，人生必然美滿。傅狷夫教授的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勵志，就是在「脫」字上著眼。能否推脫得開，是內在的價值認同，也是一項修為，更是悟解人生的道理，而加諸在行為上的表現。

就傅教授的藝術造詣，乃是時代創作的宗師，書畫成就具有承先啓後的力量，影響中國繪畫時代性的發展，但他的謙和又耿介的處事態度，足為藝壇上的明燈。例如他有教無類的師道，使受教學生得到應有的照顧；他的義正詞嚴，不會拖泥帶水，使友生之間受到正面價值的追求；他依然如故的堅持，使居家辦公室的文件井然有序等等，當這些意念應用在藝術創作時，便明白他的「溫故知新」，也可進一步明白他為何把社會的服務放在第一位，亦即他把畫作盡悉捐給博物館或社教機構，這是他在人生悟道中，他常說的人生百歲，終歸一元，四季依序人生歸位，沒有例外，所以在不斷的精進中，是社會價值的追索，成了就還給社會吧！這是「脫」的人生觀，也是「給」的生命價值。

三

傅教授七十歲後有「覺翁」的別號，曾詢問其意，他說不是人生七十才開始，而是七十之後人生開悟，如睡醒之時，一切甦醒了，故為之，或許他與宋代吳文英的別號覺翁有相同的感悟，這樣的契合豈不是人生推脫開的表現性。因此，可以在師友間看到他的言行與作為，都在身教言教之下，貢獻社會，服務社會，力求歸真的大道。

若說傅教授「撥雲尋古道，倚村聽流泉」是他的潛心修養，那「竹色溪下綠，荷花鏡裏香」則是他的人生借鏡，推脫得開。傅教授常以「順其自然」的勵志詞書送友生，這便是他內在「推外」的心境。

傅教授的人品受到尊敬，書畫成就為宗師，言行一致的諤諤學者，又是煦煦和暢的長者，他的「狷夫」字義，已說明了一切。因為「靜」能悟理，「隱」能藏力，「脫」能開啓心性，成為一代水墨畫宗師，對藝術界、二十世紀的美學貢獻，是無遠弗屆的。

四

傅狷夫教授在晚年曾書寫一幅對聯「袖中吳郡新詩本，襟上杭州舊酒痕」相送，也是他入性之傑作，初不解其意，後才知他對故鄉的尊重與懷念，並不亞於他人，何況杭州是他的家鄉，吳郡即爲蘇州，是師母的家鄉，杭州、吳郡同時是白樂天任官的地方，傅狷夫教授借用了，也隱藏他的心境，此境此情，何能言哉！今天在這裡追思傅狷夫教授，對於藝壇來說，我們看到一位水墨畫宗師，也能體悟他在藝術美學的詮釋意義；但對我個人來說，他像嚴父，也像朋友，在畫格人格的講究上，不著痕跡的刻記在心靈上。曾也談及社會現象，他微笑說，利人利己可好，損人利己不好，但損人必不利己，或只爲自己設想的人，路子會越走越小的，人生看遠看開，一切順其自然吧！

謹記教誨，並服膺「勤慎從事」的勉勵。

